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詣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

報應十九

梁武帝　張裨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鐵臼

蕭續　樂盎卿　康季孫

張絢　楊思達　弘氏

朱貞　北齊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卬人

梁武帝

梁武帝蕭衍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為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出朝野僉載

張裨

下邳張禪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欲聘為妾禪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禪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禪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禪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

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歿出還寃記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别兄于近路設頓祖送道生道生見縛一人于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海珍來又囑兄決斬道生良久

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嚥之頓盡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為有天道焉出還寃記

釋僧越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且隨至任恃其勲舊頗以言語忤皐皐怒遣兩門生夜往殺之爾後忽夢見僧越云來報怨

少時出射而箭栝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髆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出還冤記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人先遭侯景喪亂失其家口惟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為請遂彊奪取擲之雪中杖棰交下驅蹙使

去劉乃步步迴顧號叫斷絶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見劉伸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而卒出還冤記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凶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擣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毒苦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

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意行其酷暴鐵臼竟以凍餓甚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横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寃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頻為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飡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

然有聲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為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爓火盛内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謳謌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出還冤記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頗為人伏秩滿將還王留之延康意貪進上辭不肯留王遂尋延康為郡時罪鏁繫在獄發使啓申意望朝廷委州行決梁主素識延康兼疑王啓不實乃敕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雪翻覆獲罪乃未宣敕使獄卒說延康曰如聞王欲見殺君何不拔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令吳某將還

揚州被王要結亦不肯住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從沈溺後數年得疾王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出還宽記

樂益卿

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益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敕失王本意及益卿還以數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誣益云自為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于市益卿號叫無由自陳

唯語人以紙筆隨殮死後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

益卿挈頭而入持一椀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

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幾卒出還寃記

康季孫

康季孫性好殺滋味漁獵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

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于

夢中誓不復殺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

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

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
改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出還冤記

張絢

梁武昌太守張絢嘗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
絢便躬捶之杖下臂折無復活狀絢遂推江中須臾見
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
相報即跳入絢口因得病少日而殂出還冤記

楊思達

梁楊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出還寃記

弘氏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

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刦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材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乃欵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殁未及一年零落皆盡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還寃記

朱貞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獻者覆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我明日既是國家忌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答曰此於理無爽何謂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來獻便過客共飲頗醉遂忘抽文書旦日家人合束內衣箱中獻復不記比至帝前頓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為合死付外

詳决貞聞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
固同灰土儻有識誓必報之貞于市始當命絕而獻巳
見其來自爾之後時時恒見獻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
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之明
日詣謝張門下其婦于宅暴卒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
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
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虞隲
是其宗室助喪事見獻如是走下堂避之僅乃得免出還

究
記

北齊文宣帝

北齊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號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陵留為録尚書事王遂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内外官僚皆來奔集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彦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彦勸殺乾明遂録向并州盡

殺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厭禳終不能遣而死出還冤記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為主而輔戴之㑹稽虞涉本梁武世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簒殺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既未見簒殺形迹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嗟惋決無言

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為我語致令禍及卿與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封啓報夢之由陳主為人甚信鬼物聞此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詢訪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出還寃記

韋戴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

守韋戴黄門郎放之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
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説戴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
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戴
曰士感知己本為王公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
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路活但鋒刃屢交殺傷過
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茍延
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乃遣刑白
馬為盟戴遂開門陳主亦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

戴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視事便見戴來驚走入内移坐光嚴殿戴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出還冤記

隋庶人勇

隋煬帝元德太子寢疾帝遣見鬼人崔善影看祟善影幼來無目而言見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狀貌如舊相識出法苑珠林

京兆獄卒

隋煬帝大業中京兆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為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卬人

唐武德中卬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遍身癢因發癩瘡而死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一

報應二十

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無忌

婁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咺　索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頲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慎矜　師夜光

崔尉子

杜通達

唐齊州高苑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承命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意其中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聞誦咒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

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出法苑珠林

邢文宗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麄險貞觀年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鬢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州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

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若生日文宗因以馬下筞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歲餘而死出宣報拾遺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别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亦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迴此亦爲法之弊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

澗八縱七捷優制襃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絶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愼之歟出大唐新語

王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敕使至州瑱與使語武

彊縣尉蔺奬曰日過移就陰處瑱怒令典獄撲之項骨折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脚坐門扇無故自發打雙脚脛俱折瑱病見奬來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許瑱惡之廻面向梁奬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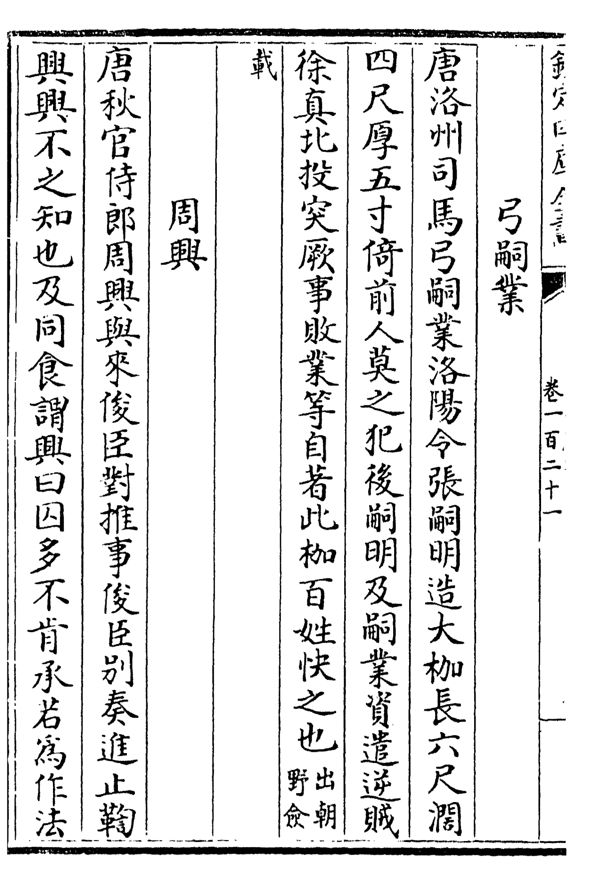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

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絶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出朝野僉載

李昭德

唐鳳閣侍郎李昭德威權在已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後公坐徒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賄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營州反貨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贓斷絞出朝野僉載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濶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僉載

周興

唐秋官侍郎周興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别奏進止鞫興興不之知也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為作法

興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處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咸即款伏斷死放流嶺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為讎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出朝野僉載

魚思咺

唐魚思咺有沈思極巧上欲造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咺云

徐敬業在揚州反晅爲敬業作刀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爲法自斃乃至於此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唐索元禮爲鐵籠頭以訊囚後坐贓賄不承使人曰取公鐵籠頭禮即承伏出朝野僉載

張楚金

唐張楚金爲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敕免死家口即絞斬及配没入官爲奴婢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持

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曰爲法自斃所謂交報也出朝野僉載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出朝野僉載

蘇頲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

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論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令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蒞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爲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出廣異記

李之

唐王悦爲唐昌令殺録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長子作靈語曰王悦不道枉殺予予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悦

晝坐廳事忽拳毆其腰聞者殷然驚顧無人既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客三人至蜀郡録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爲也出紀聞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

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肅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揺人心九齡自居東宫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絶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内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既宽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宫中

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呌笑召覡巫視之皆曰三庶為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塟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者知有神通焉出大唐新語

楊慎矜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

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鏁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既蘇月餘有邢縡之事王鉷死之出紀聞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遂爲僧居于本郡僅十年盡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僊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

幸无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儻
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恵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
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内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
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奥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
其辯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洎
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恵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
之夜光聞恵達至以爲収債於已甚不懌恵達悟其旨
因告去既已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即寄書與薊門

師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捽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太和縣尉其母戀故産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槖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爲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

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已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産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

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絶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

見郎君如巳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迴此子至春應舉
不捷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
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為
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别他
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却歸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
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
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
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爇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

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一

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樂生　宋申錫　蜀營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

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凊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

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彛爽碎顙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其內逼比迴見馬驚踐長官殂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彛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

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椽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既而欲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存沒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汚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祕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

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遺對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令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濶取衫子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出乾𦠆子

達奚珣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為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弘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冦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諲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

目即見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寃我求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出譚賓録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劒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

大院遣蜀之衆工絶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捩在内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内殿百里車輿闐噎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巳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覘覷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内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

推事受贓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于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彊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

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竹側招巳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

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既敗走收殘兵士纔餘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長兇惡蚍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紛紜若有拒捍

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被韓旻梟斬出廣德神異錄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幷行營爲恒陽所殺忠憲含弟之讎聞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脛肉歸而食之至

恒有紫衣人扣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是忠憲云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恒陽所殺則罪在恒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衆讎則汝讎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脞則怨可釋矣忠憲如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寃然亦貰公歲月可

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送之經年忠憲兩脛漸瘦又言語倒錯惑亂如失心人更三歲而卒則知志於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出博異志

鄆卒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債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

膳一夕斃矣出逸史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并以書遺其賊帥招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黄少卿大喜留讌數日悦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

將與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樂某以官軍虛實露于賊帥匿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檢果得樂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價直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歸其直二口之價尚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逾怒乃禁於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誣為大過請必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於賊方將誅翦不得不寘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約其使曰彼

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亦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曰

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用為塋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毬場内厚致酒饌飡訖召妻子别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兼取紙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

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樂曾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即當殺汝所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蹷面仆于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終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毬場宴勑使次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樂某汝今何來

也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語舁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寃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出逸史

宋申錫

唐丞相宋申錫初爲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爲已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

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爲
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
知右軍不旬日乃僞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
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質且令人
倣其手疏皆至逼以獄成於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寃
也三事已降迭入論之方得謫爲開州司馬至任數月
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太和元年
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

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滻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開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咤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爲不誣矣出逸史

蜀營典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不至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峽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棘節杖擊其脛隨擊筋脹擁腫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時忽見所殺典擁黃案

大如轂在前引心甚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二

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胡激

唐胡激者前嶺南節度使誕之子也宰相賈餗知舉登

進士第太和中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獲餗擒激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没其財時激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著緑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激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葢其報也出唐年補録

秦匡謀

唐太傅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

秦匡謀以鑾冠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悰兩爲鳳翔節度使汝今靡認桑梓也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階比日況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遣縶之發函與韋相保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兼素有舊恩遂奏請依悰處置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

實寃枉無狀奈申訴非及但多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悰大驚駭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舉體自撲而殞其年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將歸塟洛陽爲東身楸函而即路欲斂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君臨

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别室及舉尸就歛楸函果短遂㨿胸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歳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玆報焉出南楚新聞

韋判官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靈祇也今者冥司韋判官來拜謁幸望厚禮以待之請備香案屏去侍從當爲延入應依

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隱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銜稱思穆敘拜時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託故候亭午務隙拜謁幸無驚異應曰某聞神明不昧今乃不虛孱劣幽薄觸事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副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願効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擲妻孥家事零替愛子文卿少遭憫凶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

近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足實非已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憮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禄位豈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當竭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是聽冥使感泣於是敘别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悰方求政理偶具書啓兼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意者

以思穆之言且欲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疋收錄家貲填償外尚欠三四萬無所出初應在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比及鄭滑遂違前約且曰欠折數廣何由辨明文卿雖云贓非已用積年不申論雖抵嚴刑以懲慢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若棄法徇神是諂而求福乃拘縶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囚縶數欲服之輒失其藥搜求不獲

及文卿以死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禄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藥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巡官李擅滑紀朱程戒曹賈均就刑所將刑之文卿既已死應方悔悟乃禮葬文卿身衣縞素而躬送之應後加殿中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應納而嬖之崔君始惑於聲色爲政之心怠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揚子院與妻盧氏

及金閨偕行尋除浙西院應自至職金閨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别館焉華麗逾於正寢視事之罷經日不履内前後歷任寶貨悉置金閨之所無何復有人獻吳姝艷於金閨應納之寵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因是金閨忿逆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酒中夜以獻應飲之俄頃而卒潛遷應於大廳詰旦家人乃覺莫知事實盧氏慈善不能窮究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曰微後隴西李君知浙

西院聞金閨艶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晝開筵應
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汝已鴆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
意復欲禍李君耶金閨懼而辭歸後李君方欲捕金閨
案理舊事雪崔生之冤金閨忽爾逃去不知所在出陰德傳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
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愚驚駭以收近有
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為軍容使楊玄价所

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于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令上帝許我讎殺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爲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出北夢瑣言

宋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遊䰟於三輔中和辛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皷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于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于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

是擢為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贄令孔目官宋柔奉啓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于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檛而遣之弘贄聞之大恐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復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阜錄之入院候曛黑殺而支解納諸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叟

起奮劔擊刺欻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于
滎陽郡舍于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惝
怳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
而奔于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諸會太
守杜眞府符請都監夜宴啓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
踵時不再來必發令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
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
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

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雖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瞯于城内無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啓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爇炬於下乃見介者蹲于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痁作遂逃于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適其下稍稍亡去

惓憩水側遥聞嚴鼓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壖也思禮覺乃前請啓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衆大囂而散思禮携羣首遅明歸命于都監貫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出三水小牘

王表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已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欝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

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内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
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麗常隨父來縣
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
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
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於
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
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
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

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爲已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已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

日光遠遂卒出三水小牘

乾寧宰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覩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為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乃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兇懼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

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關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鋋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禍其子沇有

高才亦同日害之碶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鋋亦寃報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

郝溥　裴垣　蘇鐸

趙安

王簡易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大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餘月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沈然長往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某即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人相謂曰王君在世頗聞修

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尋得見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歸城隍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謂簡易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築心遂巡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某舊使僮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致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黄布衫手足械繫冥司勘非理殺人事款問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

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出報應錄

樊光

交趾郡廂虞候樊光者在廨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一黄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欻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别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云嘗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欵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

犬食之其囚饑餓將死聞於獄內被髮訴天不數日光等有此報出報應錄

李彥光

李彥光爲秦内外都指揮使主帥中書令李崇委任之權專其生殺虐酷黷貨遭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騍一頭甚駿彥光使人達意求之樊悋之不與因而蓄憾以他事搆而囚之僞通辭欵承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

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彥光染疾㡬則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牆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箠左右長幼皆散走於是便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爾持權者頗以為戒出玉堂閒話

侯溫

梁朝與河北相持之時有偏將侯溫者軍中號為驍勇賀瓌為統率專制忌溫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彌留之

際左右只聞公呼侯九者數日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俱至瓌已死矣昔漢竇嬰灌夫爲武安侯田蚡所搆而死及蚡疾巫者視鬼見竇灌夾而笞之蚡竟卒事相類耳出玉堂閒話

沈申

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申者常來往番禺間廣主優待之令如北中求寶帶申於洛汴間市得

玉帶一乃奇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爲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久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

出北夢瑣言

法曹吏

廬陵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爾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於西窻下忽有二青衣卒手執文書

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旬月竟死出稽神錄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搆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

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黄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令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之出稽神錄

袁州録事

袁州録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

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也明日方飲暴卒出稽神錄

劉璠

軍將劉璠性彊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白諸

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矣出稽神錄

吳景

浙西軍校吴景者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尅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爲恨令之設齋正爲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出稽神錄

高安村小兒

高安村人有小兒行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爾日有里中兒方見其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輙飡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逕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錄

陳勲

建陽縣録事陳勲性剛狷不容物爲縣吏十人共誣其罪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爲設齋妻哭畢獨歎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勲曰吾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悟爾若爾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爲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勲仗劒從之至縣遇一讐吏於橋上勲以劒擊其首吏即顚仆而死既入

門勲徑之曹署以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川乃得免勲家在葢竹鄉人恒見之因爲立祠號陳府君廟至今傳其靈出稽神録

鍾遵

江南大理評事鍾遵南平王傳之孫也歴任貪濁水部員外郎孫岳素知其事密縱於權要竟坐下獄會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復詣闕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贜狀明白遂棄市臨刑

或與之酒遵不飲曰吾當訟於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餘岳方與客坐有小青虵出於棟間岳視之驚起曰鍾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錄

韋處士

韋承皐者僞蜀時將校也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長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搆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銀萬計尋爲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搆方能就人謂其有黄白之術也及承皐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敬芝司馬者

以殖貨為業承皐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韋處士授以作金術適來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謂吾子罷商賈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蟇頤津韋牧沈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出北夢瑣言

張進

僞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内小奴子誦火井縣令蔣貽恭詠王給事絶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裩著擎得天王左脚無奴子記得兩句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云杖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寘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高聲唱索命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〻出儆誡録

郝溥

僞蜀華陽縣吏郝溥日追欠税户街判司勾禮遣婢子阿宜赴縣且囑溥云不用留禁殘税請延期輸納郝溥不允決阿宜五下仍納税了放出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物業郝溥取錢二萬張瓊具狀論訴街司追勘勾禮見溥大笑曰你今日來也莫望活千萬一死令司吏汝勲搆成罪遂殺之不數日汝勲見郝溥來索命翌日暴卒勾禮晨興忽見郝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

而死出儆誡錄

裴垣

僞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率醵財貨以爲賀禮巫山令裴垣以編户羇貧獨無慶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灩澦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經宿逆水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宗黯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出北夢瑣言

蘇鐸

僞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詰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出儆誡錄

趙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觜

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隨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濃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出儆誡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四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

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方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出而斬

之帝碁罷曰喚師使宻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所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為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為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出朝野僉載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不知之也後為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多名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為具

饌中堂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與李邈情好逾厚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於纛下張說跪奏於馬前稱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猶恨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死而言今時至矣遂爲略言之吾自幼

即具知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既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困怠亦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銜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

一股重剌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駡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引斃犬陳於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於此身往者斃犬乃今之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葢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邈乎報應葢理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李邈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絶焉死生之報固猶影響至於刀折殺亦不異諒明神不欺矣唐書說明皇尋悔恨殺紹以李邈行戮太疾終身不更録用出異雜篇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歌詩人頗稱之累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録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廵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

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名士真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名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為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録事叅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

持盃一坐皆愕有項士真叱左右縛李甚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

於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郡齋酒醉大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

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寛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懽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葢李

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尚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羣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其同

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户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内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鄰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亦怪厚祈請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

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導之耳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齋也出逸史

崔無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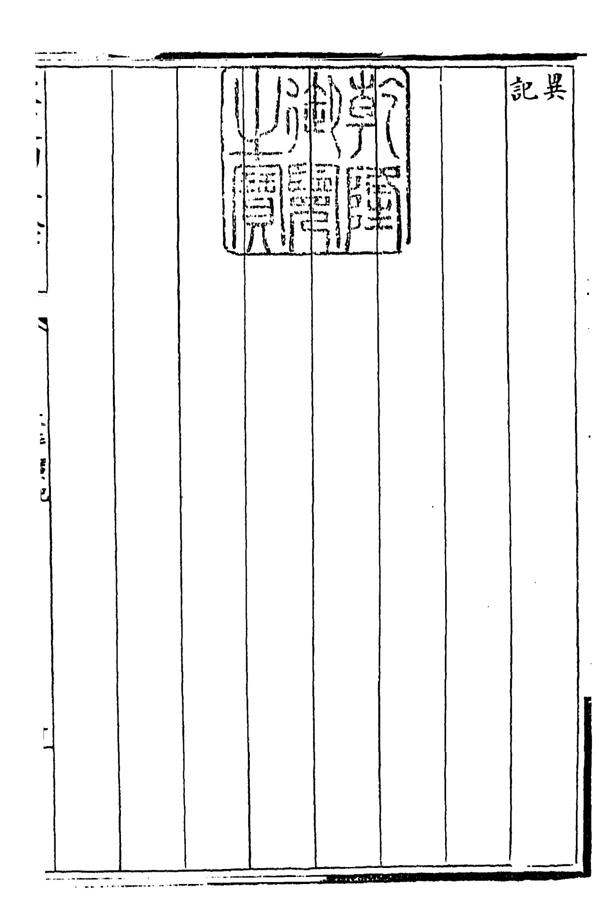
唐元和中博陵崔無隱言其親友曰城南杜某者嘗於汴州招提院與主客僧坐語忽有一客僧當面鼻額間有故刀瘢横斷其面乃訊其來由僧良久嚬慘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賈販江湖之貨爲業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獲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往者云兄溺於風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闋忽有自漢南賈者至於梁乃訪召某父姓名者某於相國精舍應曰唯賈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駭未言且邀

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師之兄以江西貿析遂浪迹於漢南裨將憐之白於元戎令於漢南雖縉鎡且盡而衣食自給以畢貧所係是未獲省拜故憑某以達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勝翌日父母遣某之漢南以省兄其行可七八日入南陽界日晚過一大澤中東西路絶目無人烟四面陰雲且合漸暮過寥落三兩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師胡爲至此今爲信宿前有殺人者追逐未獲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

師可宿也言而往陰風漸急颯颯雨來可四五里轉入荒澤莫知爲計信足而步少頃前有燭光初將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風雨轉甚不及扣戶而入造于堂隍寂無生人湍室死者瞻視次雷聲一發其爲一女人屍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門外有小廳廳中有牀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長七尺餘提白刃自門而入某恐立於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廳東先是有糞積可乘而覘宅

中俄又聞宅中有三四女人於牆端切切而言須臾白刃夫携一衣襆入廳續有女人從之乃計會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繞壁畫之其帖壁定立刃畫其面過而白刃夫不之覺遂携襆領奔者而往某自料不可住乃捨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撲一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體暖某時迴遑可五更主覺失女尋趂至古井以火照乃屍與某存焉執某以聞于縣縣尹明辯某以畫壁及牆上語者具獄於宅中姨姑之類而獲

盜者某乃得雪南征垂至漢南界路逢大檜樹一老父坐其下問其從來某具告父曰吾善易試為子推之師呵著父布卦噓唏而言曰子前生兩妻汝俱辜焉前為走屍逐汝者長室也為人殺於井中同處者汝側室也縣尹明汝之無辜乃汝前生之父漢南之兄俱無也言畢某淚下收淚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漢南尋訪其兄杳無所見其刃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動作徵應委曲如是無隱云杜生自有傳此略而記之出博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五